

雨果小说全集

笑 面 人

Vien Hugo



河北教育出版社

Victor H

I565.44
234

雨果小说全集

笑 面 人

[法] 维克多·雨果 著

周国强 译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1999 年·石家庄

前 言

英国的一切都是伟大的，包括不好的东西，甚至寡头政治。英国的贵族是十足的贵族。没有较之更出名、更可怕、更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了。毋庸讳言，这个封建制度在当时是有用的。要研究贵族统治这种现象应当去英国，正如应当在法国研究君主政体一样。

这部书的真实书名应是《贵族》。下一部的书名则应叫作《君王》。这两部书如果作者有幸撰写完毕的话，那么，由它们引出的第三部书将命名为《九三年》。

1869 年于渥特维尔寓中

目 录

第一部 大海与黑夜

两章开卷之言.....	(1)
第一章 乌苏斯.....	(1)
第二章 儿童贩子.....	(25)
第一卷 人心比夜黑.....	(40)
第一章 波特兰岬头.....	(40)
第二章 遗弃.....	(46)
第三章 孤独.....	(50)
第四章 问题.....	(56)
第五章 人类发明的树木.....	(58)
第六章 死亡与黑夜之战.....	(63)
第七章 波特兰北端.....	(70)
第二卷 海上的单桅船.....	(75)
第一章 人力不及的法则.....	(75)
第二章 始时剪影.....	(79)
第三章 不安的海上不安的人.....	(84)
第四章 怪云登场.....	(89)

第五章	哈瓜依·····	(101)
第六章	他们以为有天助·····	(104)
第七章	神圣的恐怖·····	(106)
第八章	白雪和黑夜·····	(110)
第九章	怒海警钟·····	(113)
第十章	风暴便是那凶残的野人·····	(115)
第十一章	卡斯凯·····	(119)
第十二章	肉身与礁石的搏斗·····	(122)
第十三章	面对着黑夜·····	(126)
第十四章	渥太克·····	(128)
第十五章	神奇的海·····	(130)
第十六章	突然平和的谜·····	(136)
第十七章	没有办法的办法·····	(136)
第十八章	最后一着·····	(144)
第三卷	黑暗里的孩子·····	(153)
第一章	棋盘垞·····	(153)
第二章	下雪的结果·····	(158)
第三章	痛苦的路总因多个负担而更难行·····	(163)
第四章	另一种荒漠·····	(168)
第五章	厌世者有了儿女·····	(173)
第六章	苏醒·····	(189)

第二部 奉国王之命

第一卷	永远存在的过去,从这几个人可以看到人类···	(197)
第一章	克兰夏理勋爵·····	(197)
第二章	大卫·狄里—莫阿勋爵·····	(209)

第三章	约夏娜公爵小姐·····	(216)
第四章	时髦社会的仲裁·····	(227)
第五章	安妮女王·····	(235)
第六章	巴基尔费德罗·····	(245)
第七章	巴基尔费德罗脱颖而出·····	(252)
第八章	地狱·····	(258)
第九章	恨强似爱·····	(261)
第十章	如果人体透明,就能看到这样的火焰·····	(269)
第十一章	伺机一逞的巴基尔费德罗·····	(277)
第十二章	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	(282)
第二卷	关伯兰和黛娅·····	(292)
第一章	我们只看到了他的行为,现在来看看他的 长相·····	(292)
第二章	黛娅·····	(298)
第三章	她没有眼睛,却能够看见·····	(301)
第四章	般配的情侣·····	(304)
第五章	黑暗中的蓝天·····	(308)
第六章	启蒙老师乌苏斯和监护人乌苏斯·····	(313)
第七章	瞎子教人明察秋毫·····	(318)
第八章	不只有幸福,而且还大发·····	(322)
第九章	被外行称作诗的胡言乱语·····	(328)
第十章	局外人对书中事和人的一瞥·····	(335)
第十一章	关伯兰奢望公道,乌苏斯大谈真实·····	(341)
第十二章	诗人乌苏斯带动哲人乌苏斯·····	(350)
第三卷	裂痕初现·····	(354)
第一章	塔德卡斯特客栈·····	(354)
第二章	滔滔的风中演说·····	(358)

第三章	那个人又来了.....	(364)
第四章	对立面在怨恨中联手.....	(370)
第五章	铁棒执法.....	(375)
第六章	猫审老鼠.....	(380)
第七章	金币怎么混迹在一堆铜子里.....	(391)
第八章	中毒症状.....	(398)
第九章	深渊呼唤深渊.....	(403)
第四卷	黑牢.....	(413)
第一章	圣关伯兰的诱惑.....	(413)
第二章	从逗乐到严肃.....	(421)
第三章	法律、国王、狗屎堆.....	(429)
第四章	乌苏斯侦察警察局.....	(433)
第五章	凶险之地.....	(439)
第六章	从前的那些戴假发的法官.....	(442)
第七章	战栗.....	(446)
第八章	呻吟.....	(448)
第五卷	大海和命运在同一股微风中波动.....	(464)
第一章	易碎物的牢固性.....	(464)
第二章	漂流的东西不迷路.....	(475)
第三章	从西伯利亚突然来到塞内加尔的人都难免 昏厥(洪堡语).....	(488)
第四章	惊惶.....	(491)
第五章	以为记得,其实忘了.....	(498)
第六卷	乌苏斯面面观.....	(506)
第一章	厌世者说些什么.....	(506)
第二章	他做些什么.....	(510)
第三章	随之而来的麻烦.....	(525)

第四章	哑钟对聋墙·····	(530)
第五章	国家利益既抓大的,也抓小的·····	(537)
第七卷	泰坦女神·····	(548)
第一章	苏醒·····	(548)
第二章	宫殿与树林的相像之处·····	(552)
第三章	夏娃·····	(557)
第四章	撒旦·····	(566)
第五章	认出了对方,却不认得对方·····	(580)
第八卷	朱庇特的神殿和它的四邻·····	(584)
第一章	高贵事物的剖析·····	(584)
第二章	公正·····	(599)
第三章	旧时的议会大厅·····	(608)
第四章	旧时的上议院·····	(614)
第五章	高谈阔论·····	(620)
第六章	上院和下院·····	(630)
第七章	人的风暴强似海的风暴·····	(635)
第八章	虽算不上好儿子,却是个好哥哥·····	(654)
第九卷	崩塌·····	(660)
第一章	通过富贵之极而至贫贱之极·····	(660)
第二章	遗恨·····	(665)
尾声	大海与黑夜·····	(683)
第一章	看家狗还能是守护神·····	(683)
第二章	巴基尔费德罗瞄准了鹰,却打中了鸽子·····	(688)
第三章	人世间重现天堂·····	(696)
第四章	不。天上·····	(703)

题 解·····	周国强(711)
----------	----------

第一部 大海与黑夜

两章开卷之言

第一章 乌 苏 斯

乌苏斯和奥嫫是亲知密友。乌苏斯是人，奥嫫是狼，他俩意气相投。人给狼取了名字，很可能人的名字也是自己取的。他既觉得自己叫“乌苏斯”挺合适，又觉得把那畜生叫作“奥嫫^①”也很好。这个人和那条狼的结合便在集市、堂区的节日、行人麋集的街头巷尾应运而生，因为到处都有人喜欢听怪话、鬼话，喜欢买水货假药。那条狼很驯良，并且俯首贴耳充任下属，所以很讨观众的喜欢。看到野兽乖乖的听话总是件赏心悦目的事儿。观望各种各样驯服了的动物列队而过能给予我们最大的满足。这便是王家随从护卫经过时一路上有那么多人看热闹的缘故了。

乌苏斯和奥嫫从一个十字路口到另一个十字路口，从阿伯里斯威恩的那些广场到耶得堡的那些广场，从这个州到那个州，从一个郡到另一个郡，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到处奔走。当

① 乌苏斯（ursus）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熊”，而奥嫫（homo）在拉丁语中则是“人”。

一个集市上没有生意可做了的时候，他们便到另一个集市上去。乌苏斯住在一辆篷篷车里，训养有素的奥嫫白天拉车，晚间守车。路不好走，上坡，路面车辙太多或泥泞太厚的时候，人便把车套扣在自己脖子上，同狼亲密地并肩拉车。就这样，人和狼上了年岁。他们到处都能歇脚，一片荒野、林中空地、叉道路边、村口、市镇城门旁、菜市场、公共棒球场上、公园墙脚下、教堂前的广场。当那辆破车在集市空地上停下，嫂子大娘们便张着嘴巴跑来了，看热闹的围成了一个圈，乌苏斯开始海阔天空，奥嫫在一边随声附和。狼嘴里衔一只木钵，彬彬有礼地向观众收钱。他们便以此谋生。狼是有识之士，人也是。狼是人调教出来的，或者它自学成才，看它那么亲切，那么殷勤，使他们的收入大有增益。它的朋友常对它说：“你千万不可退化成人啊！”

狼从不咬人，人有时却要咬一下。至少，乌苏斯有咬人的意图。乌苏斯愤世嫉俗，正是为了表现他对人世的厌恶，他才街头卖艺。当然还为了谋生，因为肚子要吃，不容讨价还价。另外，也许是为了自我丰富，或者为了自我完善，这位愤世嫉俗的卖艺人还是个医生。当个医生还不够，乌苏斯还会腹语。人家听到他在说话，却没有看到他动嘴巴。他能模仿任何人的发音和腔调，惟妙惟肖让人分不清是谁，还以为是被模仿人在说话。他独自一人能做到仿佛有一群人在低声说话。他名正言顺地称得上是“腹语专家”。他接受了这个称号。他学百鸟鸣叫，如斑鸠、鹧鸪、云雀（也叫啾啾鸟）、白胸脯的乌鸫、所有像他一样总在迁徙的鸟的鸣叫。因此，有时候，他兴致一上来便能让您听到广场上喧闹的人声，或者牧场上各种牲口的叫声。有时声动如雷，好似千军万马；有时纯净清冷，犹如黎明。再者，这类技能虽说罕见，却是存在的。18世纪有个叫图才尔的人，能

模仿人畜混杂的喧嚣声和百兽的叫声，他曾为布封^①亲随，专管动物。乌苏斯精明能干，生性奇特怪诞，喜作不落俗套的解释，即我们称之为奇谈怪论者。他仿佛一本正经地相信这些鬼话。如此厚颜正是他狡猾的表现之一。他察看别人的手，随意打开几本书便下结论，预言未来，告诫道，遇到黑牝马则有危险，正要出门之际听到有人叫唤，叫他的人不知道他上哪儿去，这样更是凶多吉少，他自称是“迷信贩子”。他常说：“我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有所不同，我直言不讳。”以至有一天，大主教正在气头上，便让人把他叫了去。然而乌苏斯机智聪明，把自己编的圣诞讲道词背了一遍，化干戈为玉帛，大主教听迷了，把它暗暗记住，作为自己所著在讲台上当众宣讲一通。他宽恕了乌苏斯，以此为报。

乌苏斯作为医生好歹也能应诊下药。他常用辛香类药物。他熟知草药的药性。他能利用潜在于许多人家不屑一顾的草木中的效能，如连枝榛子、白色的泻鼠李、接骨木、莢蒾、刺李、铁线莲、鼠李。他用毛毡苔治肺癆。至于蓖麻叶，他采底部的作泻药，采上部的作催吐药。他用人称“犹太耳朵”的树木瘿瘤治咽喉疼痛。他知道哪种灯心草能治牛瘟，哪种薄荷能治病马。他了解曼德拉草的内秀外慧，这种草谁都知道有雌雄两性。他记得一些偏方。他用蝾螈毛治疗烧伤，据普林尼^②说，尼禄^③就有一条蝾螈毛编成的餐巾。乌苏斯有一只曲颈甌和一只长颈甌。他用它们炼药。他出售万灵药。据说他曾被关进贝德拉姆大牢，因为有人说他精神失常，可没多久人家发现他无非是个诗人，便

① 布封（1707—1788），法国自然学家、作家，著有《自然史》。

② 普林尼（23—79），古罗马作家，著有《博物志》37卷。

③ 古罗马暴君。

把他放了。这段历史很可能并不确凿，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我们谁都领教过。

事实上，乌苏斯是个三脚猫，为人风雅，还是拉丁语老诗人。他在两个方面颇有才学：他既行希波克拉底^①之道，又务品达罗斯^②之实。在文笔浮夸方面他可与拉潘^③和维达^④媲美。他要写作耶稣会教义悲剧定能获得布胡神父那样的成功。他熟悉前辈古老的诗歌节奏和格律，从而他既有独创的形象化比喻，又拥有全套经典性的隐喻。一位母亲走在两个女儿的后面，他说这是长短短格；一位父亲后面跟着他两个儿子，他说这是短短长格^⑤；一个小孩走在他祖父母之间，他说这是长短长格。可叹如此博学却落得食不果腹。萨莱诺^⑥派说：“少吃多餐”。乌苏斯则是少吃少餐，从而对此箴言服从一半，违抗一半。然而这是公众的错，并不总有那么多公众前来，来者也并不常买他的东西。乌苏斯说：“一句话说出口便轻松些。嗥叫使狼得到慰藉，羊毛使羊得到慰藉，森林里有莺，女人有爱情，哲学家则有感叹性的结语。”需要时，乌苏斯也炮制些喜剧，像模像样地自己演一演，使他的药品销路好一些。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篇英雄牧歌，歌颂胡格·密得尔登骑士，这位骑士在1608年把一条河流引入伦敦。这条河原来在离伦敦六十英里的哈特福德郡静静地流淌，密得尔登骑士前去把它占了。他率领六百人，带着铁锹、鹤嘴锄，开始动土，这里挖深，那里填高，填得多时高

①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77），古希腊医生，被誉为医学之父。

② 品达罗斯（公元前518/前522—约前438），古希腊诗人。

③ 耶稣会士、诗人。

④ 意大利主教、诗人。

⑤ 正好说反了。

⑥ 意大利小城，为古医学中心。

达二十尺，挖得深时则挖地三十尺，还在空中架起一条条木制导水管，沿途各地造八百座石桥、砖桥、厚木板桥。有一天早晨，河终于流入缺水的伦敦城。乌苏斯把这些普普通通的细节变成了泰晤士河和蛇盘亭河之间一首美丽的牧歌。大河把小河请到自己家来，让出自己的床，还对小河说：“我年事已高，难以取悦那些女人，但我有的是钱，足以酬答她们。”手法巧妙而高雅，借此表现胡格·密得尔登如何自筹资金完成全部工程。

乌苏斯独白的本领非同小可。他生性既不合群，而又十分健谈，既希望不要见到任何人，又需要与人说说话，于是只好用自言自语来解决这个矛盾。大凡曾经历孤独生活的人都知道，自言自语是情理中的事情。话不说出来心里痒痒的。对着空间发一通议论也是发泄的方法。独自个儿大声地说话，仿佛在同心里的神对话。我们都知道，这便是苏格拉底^①的习惯，他常常对自己高谈阔论。路德^②也这样做。乌苏斯向这些伟人学习。他能把自己一分为二，自己当自己的听众。他自问自答，既褒亦贬。街上的人听到他在篷篷车里自言自语。来往行人对才智之士自有他们的判断方法，他们说：“这是个傻子。”有时候他骂自己，我们刚才已作了交待；但有时候他也还自己以公道。有一天，在对自己所作的一次演讲中，有人听到他振振有词地说：“我研究过植物全部的神秘之处，茎、芽、萼片、花瓣、雄蕊、心皮、胚珠、子囊、孢子囊、子囊盘；我曾钻研色素、渗透性、还有乳糜，也就是说深入研究了颜色、气息、味的形成。”在这份由乌苏斯发给乌苏斯的鉴定中或许会有妄自尊大之处，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前 399），古希腊三大哲人中的第一位，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

② 路德（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派领袖。

然而率先向他发动攻讦的却是从不研究染色剂、渗透性和乳糜的人。

幸亏乌苏斯从未到过荷兰。那里的人肯定会提出要称他——称，看看他的体重是否正常，过重或是过轻便说明他是个巫师。荷兰人明智地用法律规定标准体重。再没有比这更简单、更聪明的办法了。这是一种检验方法。把您放在一只秤盘上，如果平衡被打破了，那便真相大白：过重，您将被绞死；过轻，您将被烧死。今天我们还能在奥德瓦特看到这种称巫的天平，只是今天它被用来称乳酪，宗教真是今不如昔啊！碰上这种天平，乌苏斯才够呛。还好，在流浪生涯中他避开了荷兰。再说，我们相信他绝没迈出过大不列颠的疆域。

不管怎样，由于他既一贫如洗，又贪心不足，在林子里结识了奥嫫之后，流浪生活的兴致便油然而生。他把那条狼当合作伙伴，从此带着它四处奔波，听天由命，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他心灵手巧，并且还熟知用药、动刀、治疗某些疾病的方法，也曾有过几次妙手回春。人们认为他是善良的江湖艺人，好医生。同时他还被当成魔术师，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算得上魔术师，却并不太是。因为当时被人认为是魔鬼的朋友并不光彩。说实在的，乌苏斯出于对药物学和植物的偏爱，经常到茂密的矮树丛中去采草药。鉴于那地方都是路济弗尔^①的生菜，谁去那儿就有可能像德·兰克尔参议员所指出的，在朦胧的夜色中，碰上一个人从地底下出来，他“瞎一只右眼，不带披风，腰悬长剑，跣足趿一双凉鞋。”然而，乌苏斯举止诡谲、脾性古怪，却是个高尚文雅的人。他不会让冰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不会装神弄鬼，折磨一个人，让他跳舞跳得累死；不会让人做清

① 据说撒旦堕落之前就叫路济弗尔。

清楚楚的梦或充满恐怖的凄凄切切的梦和使公鸡长出四个翅膀。他没有这种坏心眼，有些卑劣行为他是做不出来的。比如德语、希伯来语或希腊语，有人没学过就会讲，这是该诅咒的恶毒行为的征兆或是由性情抑郁引起痼疾的表现。而乌苏斯说拉丁语，那是因为他会说拉丁语。他绝不会允许自己说叙利亚语，况且他也不会叙利亚语。此外，叙利亚语是巫魔黄昏夜相会的语言。在医学上，他喜欢加良^①，而不喜欢卡丹^②，这是正确的，卡丹虽然博学，与加良相比只是条爬虫。

总之，乌苏斯不是个让警察放不下心的人物。他的篷篷车又长又阔，使他能在车里睡觉，睡在一只存放他那些算不上华丽的旧衣服的木箱上。他拥有一盏手提灯，好几顶假发和一些日常用具，这些用具都挂在钉子上，其中有几件乐器。他还有一张熊皮，每逢获得巨大成功的日子，他便把熊皮披在身上。他把这叫作穿上化装服。他常说：“我有两张皮，这一张才是真的。”说着他让人看他的熊皮。带轮子的木棚属于他，也属于狼。除了他的篷车、曲颈甑和狼，他还有一只笛子和一只低音古提琴，他能用这两种乐器演奏出动听的乐曲。他为自己炮制药酒。凭他的才能有时还能混餐把晚饭。篷车顶上有个洞，生铁炉的烟囱就从这洞里穿出去。炉子与木箱靠得很近，把木箱都有些烤焦了。这个炉子上分两个灶，乌苏斯在一个灶上熬丹药，另一个灶上煮土豆。夜晚，狼便睡在篷车下，松松地拴上条链子。奥嫫身上的毛是黑色的，乌苏斯头上的毛是灰白的。乌苏斯五十岁，反正还不到花甲。他安于天命，前文已经提到，竟至吃起了土豆，这种喂小猪和囚犯的垃圾。他吃着土豆，愤愤不平却

① 希腊名医。

② 意大利数学家、哲学家。